

明

史

明史卷三十一

三十一

方技上

記曰凡執技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蓋微之也然工
執以練則猶藝事耳故百家衆技之說苟善用之亦
或有濟於時而其人亦從而見焉所謂雖小道必有
可觀者矣明興二祖在軍中頗尚占候一有巧中則群
焉稱之嗣是卜筮星相者流挾篋以聘代有其人醫
家於人事尤切專於其術用顯當世者亦多茲取其
著者各輯為帙以資觀覽龍門子特傳扁倉而龜策
日者反在其後殆此義也夫

張中宇景華臨川人少遇異人授教學與人談禍福
多中太祖初以御史大夫郎愈薦召侍左右時帝方
率師下豫章中至賜之坐問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
此邦之人自是少甦息否對曰未也且又此地流血
廬舍焚燒殆盡鐵柱觀當亦在煨燼中所存惟一殿
裏四月指揮使康泰友一如中言頃又言國中大臣
將有變宜預防無何平章邵榮泰政趙繼祖伏甲北
門欲為亂事覺伏誅一日帝祭山川百神覆舟山下
問中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且舞祀訖馬忽人
迹作舞狀蹄四前者若拜是瀛中原獻名馬至果符

中兩重語疑陳友諒圍豫章去月不辭帝伐之召
問中中言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渠帥其戰
必在南康帝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以
洞玄法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戰湖中之康即
山時常遇春偏軍深入敵舟圍之數重勢甚急中曰
無憂亥時當自出亥時遇春果潰圍出連戰輒大勝
溺死偽吳王陳友仁將士死者無算友諒後中流矢
卒降其衆五萬自始戰訖受降僅五旬戰地則康即
與南康小異耳始豫章受圍帝問以何日解中對在
七月丙戌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

實則解圍在丙戌也其占驗奇中若此中為人猶介
與之遊類佯狂玩世者言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語時
時愛戴鐵冠人稱為鐵冠子云

冷謙字啟敬武陵人一云錢塘人元中統初偕劉秉
忠從沙門海雲遊秉忠後仕元為丞相謙則讀書不
輟尤善於易精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諸家言最
善鼓琴遊雪川與趙孟頫觀唐李將軍畫戲模倣之
驟得其筆意又游江淮間遇異人獲授丹術童顏綠
髮教遊塵壘間至元末約年已百數十歲容顏姣好
如曩時太極功授官協律郎~~趙~~願樂章皆所撰定有

友貧甚謙謝悔之密呼至耳譔曰某室有贏金若干
吾孱若至彼取之但慎毋過取過則與若俱不利矣
因畫門於壁間一鶴守之令其人自叩叩則雙扇洞
然其人驚喜躍入金寶滿室中目迷心眩頓忘謙所
誠恣取以出誤遺路引於室中他日內吏以失金告
并以引聞詔據引名捕之既至下法司嚴訊其人遽
呼曰此冷謙教我也乃命併逮謙謙途中謂逮者渴
甚幸飲我一甌水吏與之且入甌中身漸隱不見吏
皇遽俯而呼曰公毋然戒吾族矣甌中隱隱作聲曰
若無苦第猶甌至上前可也既至帝呼護護輒應帝

白若輩出吾且赦若謙對臣懼誅死不敢承帝大怒
立命碎甌甌迸裂試呼冷謙則千百瓦同時並應自
後遂不知所終

袁珪王名珙以字行鄆縣人高祖鋪宋末進士元兵
南下鋪不屈死烈焰中全家赴水死者十七又有兩
義僕匿其孤得存數傳至寧老仕元為翰林檢閱即
廷生父也廷王幼能讀父書迨壯益朗儁洛伽山神
僧刻古崖者善相人廷王薄遊海上僧一見奇之詫
曰此子目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勸從已遊先令仲視
日光自畫明然後布赤黑豆滿室中念辨之又夜懸

五黍絲縷窓紙外使乘月光命刺之貨中乃授以術
且屬曰子相人名當出我上慎為之母泄也其術候
夜三鼓或五鼓罷蕪兩炬與占者對坐教移炬左右
視得其氣色接參以干支占驗百無一失當廷玉在
元時聲已籍甚公卿間所相會都堅不花索木魯育
普顏達失暨南臺大夫普花帖木兒諸人禍福悉奇
中明洪武初見姚廣孝嵩山寺中大驚曰公令之劉
秉忠也廣孝時隸燕邸密語燕王亦令廷玉著籍併
召其子忠徹與俱廷玉至王操弓矢雜衛士九人拉
廷玉酒壚中飲廷玉乍見王遽引裾長跼呼殿下九

人者故揶揄之笑所言妄廷玉持益力王遽起入宮
召廷玉問所以知狀廷玉對曰殿下操弓挾矢時臣
望見殿下指爪皴而瘦龍形也臣以是知之燕王喜
益令廷玉前前乃疑諦良久曰殿下年四十髯當過齊
必為太辛真主僕叩頭賀王益大喜心固已自負矣
及廷玉在外遇燕即列校散卒又往往以公侯將相
許之王聞恐語洩姑遣廷玉歸王即位遂召廷玉官
太常授忠徹鴻臚寺序班賞賚甚厚既嘗北京廷玉
官扈從父子俱出入禁廷時人榮之一日議立儲時
帝意微有屬先使廷玉相仁宗還報曰此主也相宣

宗則曰天子萬年帝意乃定忠徹相法善如父初在
燕王府中王宴北平諸臣使忠徹報爵侍進上榻相
之宴畢忠徹言都督宋忠工部侍郎張曷都指揮謝
貴都督僉事耿璣左僉都御史景清相法皆當刑王
笑曰果爾則汝父言誠信矣太祖小祥當遣世子入
行禮王問忠徹曰世子與郡王誰可行者對曰古者
使必有介當同往不獨使朝廷不疑且可混知動靜
遂偕行已聞郡王當留王憂甚謂忠徹曰果留汝不
得生矣對曰不敢逃死然殿下準頭黃明驛馬氣動
若雲行日出不致艱阻世子必與郡王同回也既而

相繼至因知朝廷事甚悉王大喜賚忠徹金帛加等
永樂八年駕自北回皇太子為蜚語所中命榜午門
東宮所處分軍國事皆不允行仁宗憂甚而疾帝命
忠徹同蹇義金忠往視之還奏曰面帶青藍驚憂之
氣也願皇上寬之收午門之榜病可立愈成祖從之
凡監國處分允行一次太子聞之立起餐息如常十
六年吏部郎周訥自福建還以蠶濟二仙神應言於
尚書方賓賓信之遂以上聞帝命往迎神像及廟史
曹辰孫以至築宮奉之每有疾輒命以符藥進詭言
二仙所書其藥皆椒桂楮熟物久服發瘴失聲延疾

王壅一日忠徹與御醫陳敏等侍忠徹。癸曰：此為大疾，虛逆之症，實靈濟宮符藥所致也。侍醫以保和聖躬為事，何不用藥治之？帝曰：仙藥不服，服凡藥耶？忠徹叩頭而哭。內侍馬靈住劉才興亦哭。後宮聞者皆哭。帝大怒，命曳二內侍出杖之。且曰：忠徹哭我，我遂死耶？忠徹趨伏階下待罪。久之始解。二十二年，帝北征，駐蹕沙河前，疾復作。忠徹復以為言，且勸帝回鑾。不聽。遂有榆木川之變。忠徹雖得父相法，然性不如父坦直。與郡臣有隙，或緣相法於上前，齟齬之。正統間，坐劾徹下獄。年八十餘，仕至尚寶司卿而廷玉則

伉爽負節概毋他賜與人交原本孝弟以道法輔相
法而行生平於九流百氏無不精涉尤酷好為詩歌
仰天擊缶搖筆豪吟紙虱虱不休所居前後皆種柳
樹人稱為柳莊先生

皇甫律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學永樂中成祖北征
仲和以占表忠微以相此兩人常在軍不離帝左右
帝一日至漠北不見敵將還師命仲和占仲和曰今
日未申間敵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忠微對
亦如之日中不至對如初帝命械繫二人以待頃之
敵大至帝親督戰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曰東南不

少却乎。亟麾廣去，率精兵直前，歛馮足，敵稍退。既病，風揚沙，兩軍對陣，不相見。敵始引去，帝驚以為神。授仲和欽天監，正英宗北狩時。仲和年已老矣，瀕行，學士曹鶻問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矣，駕可得止乎？」仲和曰：「無庸。紫微垣諸星已動矣。」曰：「然則奈何？」仲和曰：「盍先治內。」曰：「邨王不既監國乎？」仲和曰：「不如立儲君，土木之變，敵薄城下，城中人皆哭。仲和覘之，曰：『勿憂。雲向南，大將氣至，敵退矣。』」明日，楊洪石亨果入援也。先退一日，退朝，有衛士從仲和，相仲和笑謂曰：「子家中方有事，奚暇從吾相乎？」衛士返，則家人正相問。

或問神和君何由知之仲和曰彼時遣鵲聞屋上其
率臆占事而中多此類

朱祚字永年寧海人性聰警九歲能詩永樂八年以
秀才徵試事詹事府尋為鎮遠侯家整教官十三年
進元霄觀燈賦帝喜賞賚有加由是知名洪熙初用
袁忠徹薦擢行在中書舍人宣宗愛其詞賦特擢翰
林院修撰秩滿陞尚寶司少卿命教中貴人祚為文
授筆立就負氣好直言晚頗悔之因號默齋以自警
生平善談命言人禍福多中者

胡洪字任之寧波人少時授術於江西門者張生正

純中游杭復受易於汴梁人某翁用是以下筮名景
泰初都御史張楷征寇鄧茂七至闔軍中以弘從所
言事多中儒士杜瓊歎失子筮得巽初爻弘曰子爻
連巽當有兩男趙御史忠筮得坤之師弘曰當發策
決科司風憲至某年日月當罷官且生子祀叅政瀨
筮得比三五爻動弘曰君臣遇合必官黃門後皆果
然私尤善相并拆字常遇二人於途俱應者試弘云
二君一當售一有服不得入闈既驗後或且問之則有
服者所立處遠有汲水人過水與立為泣故知有哭
泣之事售者同時偶有一人在其傍人與立為位故

知其將得位也。又有士人將應試書一串字以驗吉
凶。私云大吉。君且聯捷串者兩中也。他應試者亦書
此字以問。私云君其有心矣。心如串為患。其殆將疾
病乎。後皆驗。

全寅字景明。安邑人。寅生而替學京房家。言父清故
武弁也。遊雲中。缺寅與俱。三邊將吏有吉凶事。輒就
寅筮。寅與筮。輒中人皆呼為全先生。全先生之名滿
軍中。己巳秋。英宗北狩。道鎮守大監裴當就寅筮。寅
筮得乾之初九。曰是為乾之巽。乾君象龍。神物四初
變。應也。龍潛蟻必以秋應。以壬午。決歲為庚。庚者更

也庚午仲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羅
應馬盛之者疑之也還七八年必復辟午火王丁壬
合也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後其言果驗初
寅為雲中避而忠國公石亨方以叅將守雲中與寅
善至是景皇帝嗣位亨總京營以寅從也先袂英宗
入閔都城戒嚴寅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驕與戰
必克也先果敗去既也先果欲奉英宗還廷臣堅以
為詐不肯發使迎寅獨以大義切責亨議乃定駕果
得還英宗還居南宮一日錦衣指揮盧忠上書告變
景皇大怒既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忠妄意大罵

貴召寅筮寅叱曰唉汝奴死不足贖奚筮為忠懼為
佯狂後英宗復辟遂誅忠召寅官之寅固辭弗受帝
乃鑄金錢十八文製象牙筒貯之為筮錢以賜寅又
賜魚牙金酒杯一并白金彩幣無算適寅父疇以持
揮僉事鎮徐州帝曰寅得無隨父往乎其授寅錦衣
衛百戶居京師寅復固辭帝不許寅以一藝師抉
卜筮起家當景泰天順間飛屨擊鼓徧謁長安諸貴
游聲稱乃出諸貴遊上然旦夕操著握筮僅僅為人
決摘禍福而已絕未嘗有所干請人亦用是多寅居
恒遇古今圖籍必令人在旁雜誦垂老不倦為人機

警便疾南宮奪門之事決於俄頃實寅之力居多石亨怙寵而驕寅每挾筮以諫弗聽俄而石彪事發遂逮及亨寅年八十餘始卒然寅暮年決筮所占驗恒不如前當寅游石亨家同時有瞽目童先亦為亨門下客挾圖讖誘石亨反亨不聽其計拂衣而去寅子三鑾錦衣衛百戶鑿治易為進士業銳善書法官內疑中書

主奇字世英天台人初為諸生治尚書旁通易詩二經兼精天文卜筮星數之學蓋徃徃得異人授云一再試有司不利抑鬱不自得遂落落無所短長或謂

之曰天下大矣豈無一人知予者何浮沉里巷為盍
遠遊以肆志乎遂偕友人北遊館滌縣董司寇昱家
為經師主人廣其才欲以况之子妻之奇掉頭曰非吾
耦也辭而去至京師有毀奇於吏部尚書尹旻者奇
拂然曰彼尹公其如我何遽拂衣歸游金陵既又游
京師扁舟芒屨凡匡廬彭蠡并汾梁宋中原淮泗蒼
莽之區無不歷也晚而東歸放浪於吳越間乃老奇
雖扶筇遊然生平極孝友下簾所得錢盡付弟為養
母費母年九十餘常為兒子戲以將母歡有果餅匿
諸懷中歸而獻之作人猶獨絮不苟非其義雖千金

弗受也。士大夫爭以此多之，謂其有古獨行長者風。故又呼為古行翁。奇生平占驗最奇，中多不載。居金陵，有南吏部欲黜人而就奇推命者，奇曰：「公誤矣。進賢退不肖者，公也。」榮枯得喪者，命也。命何所預於公哉！其人慚而退。在淮安漕帥以吏部尚書張緣命，俾為推測。奇曰：「是人當大貴，然將敗矣。」漕師駭其言，游歡谷山中，夜見天象，歡詫曰：「客星主急變，奈何？」越三夜，獲御觀，躔度則大喜曰：「無事矣。」未幾，送瑾敗。此數事卓犖為尤著。奇年八十餘卒，常自推祿命不宜子，故終身不娶，而以弟之子為後云。

張崙仁和人五歲喪明受易善記精卜筮星歷諸書
論祿命多奇驗正德中寧庶人宸濠作亂浙江鎮守
太監畢真謀內應布政使何天衢命崙筮筮得解之
柔歛積賀曰渠魁授首矣何內應之有武宗南巡兩
浙偕供張甚亟布政使徐蕃命筮得同人之離蕃曰
同入親也離南面也駕其來乎崙曰不然卦體屬乾
西北其位茲其返矣且人主至尊人又安得同之爻
白號咷後筮兆之矣其在純乾之日乎後果如其言
張松溪鄞縣人受內家拳於孫十山遂以拳法擅天
下內家拳者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峰為武當丹士嶽

宗召之道梗不進夜夢真武授以拳法厥明以單丁

殺賊百餘始得達三峰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

而王宗為最著温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

鄉人由是流傳於温州弘正間十山客温州受其術

以歸由是四明始有內家拳法初天下言拳勇者皆

推少林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惟內家拳以靜

制動犯者應手輒仆由是別稱少林為外家而內家

始單行於世其法各有名有長拳深斫分心十字擺

先推肘擒陰灣心杵助拳子投井剪腕點節紅霞貫

日烏雲掩月猿猴猷果縮肘果靠仙人照掌劈弓大

步兌換抱月左右揚鞭鐵門門柳穿魚滿腹疼連枝

箭一提金雙筆架金剛跌雙推窓順牽羊亂抽麻燕

擡腮虎抱頭其所擊各有穴
四抱腰等名內而其要則在乎練有練手之法三十
喉解頤合谷內而其要則在乎練有練手之法三十
關三里諸穴內而其要則在乎練有練手之法三十
五斫削科積靠擄通林笑敲搖擺撒錄撥兇搭前分
跳脩衝鈞勒雜兌換括起倒壓發抽制鈞
練步之法一十八先步後先步碾步銜步撒步曲步
仙人步分身步翻身步花步總攝於六路十段錦之中各
進步通步斜步六路曰佑神通臂最為高斗門深鎖轉
有歌訣相授英豪仙人立起朝天勢撒出抱月不相
能揚鞭左右人難及然銜擄兩翅按十段錦曰立
起坐山虎勢迎身急步三進架刀斬歸營案杖拳碾步
退三迎分身十字急三進架刀斬歸營案杖拳碾步
勢如初深斫退歸原路入步輪匝前進深斫歸初飛
步金雞獨立緊攀而以存心之五字為宗旨敬繁徑
弓坐馬四平兩顧心險好開狂酒練之成熟不必顧
以五不可傳為戒輕露骨柔質純

盼擬念信手而應縱橫前後悉達肯綮松溪沈毅寡
言恂恂如儒者既得其傳於十山絕不見圭角非過
甚迫則不發時有外家違誠者與其徒袒裼扼腕填
目語難而松溪攝衣冠不露肘誠喜授受顯名當世
而松溪嘗自匿人求見輒避去誠之弄技進退開闔
各有序而松溪法直截嘗曰一掌一痕吾猶輕之胡
暇作此變變聞事倭亂時少林僧七十輩至海上求
松溪松溪匿不與接好事少年慙懣之僧寓迎鳳橋
酒樓松溪與少年窺其搏而失哂僧覺遮之曰必欲
試者須呼里魁合要死無所問松溪孱然中人僧皆

魁梧雄健熟視易之許為要松溪乃衣履袖手而坐
一僧跳躍來蹴松溪稍側身舉手送之如飛瓦度窟
中墮重樓下幾死嘗被監司徵使教戰士竟不肯曰
吾盟於師者嚴不授非人也也一日踏青郊外諸少
年要諸路請試其技固不許還及門諸少年喊門者
無入松溪閉之月城中羅拜曰此地無觀者願卒受
教松溪不得已許之門多圍石可數百勛者命少年
累之松溪稍走以瓦而更累一於其上祝曰吾老人
無他長為直劈到底供諸君一笑可乎於是側左手
劈之三石皆分為兩松溪終身不娶無子事母以孝

聞其法不輕授人必慎試再三知其誠信始許納贊
負拳名五十年得其法者葉繼美一人而已繼美傳
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崑山傳李天
目徐岱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私雲泉傳盧紹岐思
南傳王征南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槎傳崇元明
姚石門僧耳僧尾國亡之際征南猶能以其伎事錢
僉院肅樂於江浙支吾喪敗者近一年

利瑪竇字西泰歐羅巴人萬曆九年自本國航海九
萬里入中國貢耶穌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等帝
嘉納之命給廩餼賜邸舍以居并令禮部尚書馮琦

叩所學則以嚴事天主謹事國法勤事器算對所云
耶穌譯言救世者。陡斯則降生後名陡斯。造天地萬
物無始終形際。漢哀帝二年庚申誕於如德亞國童
女瑪利亞家。稱耶穌。耶穌居世三十三年。般雀比刺
多以國法死之。死三日生。生三日昇去。其教耶穌曰
契利斯督法。王曰俾斯玻傳法者曰撒責而鐸德奉
教者曰契利斯當祭陡斯。以七日曰米撒於耶穌昇
天降生等。日曰大米撒所言誕妄不經畧如此。然其
為人深湛多思。善算法考測。矚度為巧。曆所不能建
所製器若簡平儀龍尾車沙漏。遠鐘之類。尤擅絕當。

世瑪竇紫鬢碧眼面赤色如朝華既入中國則襲衣裳修揖讓循循娓娓以儒雅稱兼通醫其友人鄧玉函曰吾國中剗草木不以質以露露用銀錫蒸之取以療病人輒奇效每嘗中國草根則已知葉形色莖實香味將徧擷而次第蒸之取其露以驗成書未果也萬曆三十八年瑪竇卒詔以陪臣禮葬阜城門外二里嘉祐觀之旁祔而葬於左即玉函也生平著有幾何數學諸書瑪竇亡主其教者為龐迪我龍華民氏

明史卷三百九十八

方技傳

方技下

滑壽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元初其祖父官江南自許從儀真而生壽壽幼警敏習儒書於韓說先生日記千餘言操筆為文辭充工樂府京口王居中名醫也以方術游儀真壽教往叩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類其言多闕佚不傳所傳惟素問難經耳子其習之壽讀卒卷乃進請益曰素問之為說詳矣獨書多錯簡篇次無緒吾將分藏象經度等凡十二類抄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之旨其間榮衛臟腑與夫經

絡諭穴辨之博矣而字句缺誤吾將本其義旨注而
讀之何如居中雖然曰甚矣子之善學也吾守師說
者子能變通師說者子過我子他日定以醫名世自
是壽學日益進又參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
而會通之出以試病所向無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
於東平高洞陽盡得其術壽嘗言人身六脉雖皆有
繫屬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
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三經並論乃取內經骨空諸
論及靈樞篇所述經脉著十四經發揮三卷通考隨
流六者四十有七他如讀傷寒論抄診家樞要痔瘻

爲及醫韻皆有功於世壽年七十顏色如童孺時行
步踴捷能食酒人有疾爭欲得壽診視以決生死人
有請無問貧富皆往治所治病雖祁寒暑雨弗憚也
治而瘳或不能報謝亦弗與校以故知名吳楚間在
淮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寧越則曰櫻寧生云
戴原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以御醫事太祖左右
試藥有奇效帝心重之每風雨輒免朝燕王病瘕他
醫治既愈輒復發原禮視他醫所用藥良是顧不知
所以復發狀則問王何嗜曰嗜生芹原禮曰得之矣
投一劑王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恭王病原禮治

之愈已後發王薨帝大怒逮治王邸諸臣原禮曰臣
常奉命療王王欲臣藥者數矣臣固常奏王王之病
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也帝乃釋王邸諸臣洪武三
十一年帝病大漸輦至左順門治他醫侍疾無狀者
至原禮獨寘不問曰是家仁義人初其家故儒至原
禮究心醫學乃徒步至義烏從朱震亨游醫遂精震
亨即世所稱朱丹溪也丹溪之學得諸武林羅大無大
無得諸荆山浮屠氏浮屠則又河間劉守真門人勤
人有滄州翁呂復者嘗論諸醫有曰扁鵲醫如秦鑑
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過敵著著可法觀者求能

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
巧思語人張長沙醫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華元化
醫如庖丁解牛肯綮無碍其造詩入神雖欲師之而
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著書詳於訓詁至其自得
之妙未容遽以示人味其膏腴可無饑矣龐安常醫
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所造
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
與法會其始以顯顯方著名亦由扁鵲之因時制變
耳陳無擇醫如老吏斷獄不免移情就法許叔微醫
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張易水醫

如濂溪圖太極分陰分陽至欲指圖為極則近畫此
添足劉河間譬如索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為
春利松柏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譬如老将對敵或
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不善用之非潰即北李東垣
譬如獅絃新絃一鼓而竿籟並息膠柱和之七均由
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間指所能知也嚴子
禮譬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終乏漢
晉風格王德膺譬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兔殊
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張公度譬專法仲景如簡齋
賦詩家有少陵氣韻復明初人亦有譬名

韓奐字公茂蘇州人與從弟夷字公達俱精於醫洪武中奐以戴原禮薦為燕府良醫正王即位命為太醫院判歲餘陟院使數從帝北征臣僚在位者卒遇疾得奐藥輒愈每行間奐隨駕一軍皆有喜色有患傷寒者身熱舌黑思得坐井中以為快衆謂熱症奐曰此陰極似陽惟熱劑可愈衆皆咋舌而雅重奐名不敢遣聽進四逆湯一劑即安一日過病家其人曰此隣有產婦血暈而死惜君來遲不及救之奐曰死幾時曰半日矣奐請往診之曰此尚有生氣未死也以水沃其頭面胸腹盡五斗而目微動再灌一斗許

扶其齒飲以藥手足漸動至哺而能言治之遂愈一
富人無子多畜待姬常用溫熱種子之劑久而不效
奩曰此由多服熱藥焦枯腎水耳遂下之令以黃連
天門冬諸物為服食後舉數子又有患嘔血者三年
形瘠神消日進糜粥三五口已瀕於死奩曰此蹶傷
所致醫但滋其陰非也予以抵當丸下黑而靛者數
升加以調補稱月平復嘗曰素問靈樞難經本草傷
寒論醫門之四書五經也原病式東垣十書格致餘
論醫門之史漢八大家也然非精通易理明於天人
之故者不可以為醫醫豈小道乎既老薦夷自代召

授御醫繼亦進院判吏孫襄字克贊能世其業擅名吳中與沈周祝允明為至交

倪維德字仲賢吳縣人家世以醫顯維德幼即嗜學治尚書發為文辭奕奕有奇氣一日廢書嘆曰遇合有命曷若精家學以活人遂去業醫其學專以內經為主復得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書讀之一出而用藥如神周萬戶子八歲患昏耗至不識饑飽寒暑噤莫能出聲時以土炭塞口中維德切其脉曰此慢脾風症也脾主藏智脾慢則智短急以疎風助脾劑投之瘉盛架閣妻左右肩臂患奇瘡且蔓及頭

而維德診其左脉沉右脉浮且盛曰此酒食滋味所
致投以劑旋已林仲實患熱疾日入則止兩則否日
午則更劇如是者二年症得之內傷陽氣不升陰火
漸熾故熱隨日出入為進退維德以東垣飲食勞傷
治法療之病乃瘥他所療異疾甚多不具載維德常
言劉張二氏治疾多主攻李氏惟在調補中氣蓋隨
時推移不得不然故吾為人治一疾必上察天時下
稽地理又參之以人事然後出而治人百不失一其
靈人子造門求劑者既以藥予之復問曰若倉猝家
得毋乏黃器乎亟掇以贈蓋室中西北隅所積藥錯

瓦靴累累其立心仁厚如此距胥門西二十餘里有
山曰勅山饒巖岫花竹之勝築室其下居之自號勅
山老人暇則具扁舟載酒詣與二三賓客徜徉山水
間年七十五而卒時為洪武十年著有眼科原機啓
微若干卷校訂李杲試驗方若干卷行世

葛乾孫字可久蘇州人父應雷故名醫也乾孫初學
儒書以應有司試不利父乃以醫書授之乾孫稍學
醫輒指醫顧不屑為人治病或治之則又大效一人
傷寒不汗大發狂乾孫梓置水中良久出之裹以重
繭汗大下乃愈一富家女病痿痺衆醫莫能治迎乾

孫乾孫策曰是不難命悉去其室中香奩流蕪之屬挫
地為坎拜女冥其中鋪其扉戒家人屏伺其外久之
女手足自動大聲呼家人啓扉入投以藥立愈蓋此
女平昔素嗜香脾氣為香所蝕故也乾孫狀貌魁梧
膂力絕人好擊刺戰陣法以至陰陽曆律靡不精究
尤善以干支推禍福常自推祿命謂其友人曰方今
中原多故豪傑盡起而吾不得與命也六氣淫厲命
犯城池殆將死矣一日見健兒擊強弓取挽之歸
而嘔血乾孫嘆曰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服大黃
四兩愈明年果卒吳醫之知名者乾孫後有劉賓盛

寅沈以潛王敏寅與敏別有傳其以顧顛醫名者則為錢瑛云

盛寅字啓東蘇州人初戴原禮之游吳也方埋名為木客而吳人王賓者固心知之日從之游異得其術原禮笑曰吾之所不足非財也且若獨不能從我遊耶賓笑謝曰僕老不任弟子行他日原禮出賓竊發原禮書讀之遂得其傳將死以授寅寅故與韓叔暘從賓學作古文既得原禮書輒棄古文不學專學醫永樂中為縣醫官與吳江梅某並坐事逮繫入南京遂則駕已幸北坐發搜木天壽山監工某候者見而

奇之令主書算先是有內使督花鳥江南者主寅家
病脹寅愈之適遇諸途中使驚曰盛先生固無恙耶
予所事太監某正苦脹盍與我入視之既入視投以
藥太監立愈一日成祖西苑射太監往觀成祖遙望
見愕然曰謂汝死矣安得生太監具道所以生之狀
并盛稱道寅吳中人名醫也立召寅寅方與梅某緩
步長安門外詔使趣以常服入見授御醫帝養黑白
二猿其一病使寅治之寅視曰脉已不可為帝怒併
猿械繫之無何猿死帝由是益信任寅一日雪霽與
叔賜等召見便殿帝譚及白溝河戰勝狀氣色殊厲

寅曰是屬有天命耳帝微不憚立起視雪寅復咏唐人詩長安有貧者宜端不宜多句叔暘退咋指語曰君御前妄言吾屬無唯類矣須臾傳呼上暘御膳至他日與叔暘對奕御藥房值駕來兩人欽椀地下伏叩頭謝死罪帝曰是何害命終之且坐以觀寅三勝帝喜命賦詩詩又立就帝益喜即賜寅象牙棋盤并詞仁宗在東宮張皇后為太子妃地道不通衆醫以任身賀寅入診獨謂不然疏破血方及劑以進東宮大怒立命繫寅禁中當寅之頌繫也闔門皇怖曰是殆殊死或曰且籍沒洵洵懼計不知所出及三日後

紅仗前呼護擁寅還却舍賞賜殊腴厚則妃服寅藥
血大下疾頓瘳矣寅向與袁忠徹俱為東宮所不喜
既愈妃疾度恐稍解一日微窺上意固猶未釋然寅
大恐求出為南太醫院宣宗即位復召用之無何卒
初寅最直御藥房忽昏眩欲死暮有入療寅者莫能
應一華澤醫人應之帝問狀其人曰寅空心入藥房
碎中藥毒能和解諸藥者甘草也以療之當愈及試
果然帝厚賜遺之

蔣用文先世魏州人曾祖應茂從儀真父伯雍舉進
士洪武初用史官召辭以疾出為蘭陽丞用文少類

悟六歲有贈塾師以萬年松者師令賦之授筆立就
曰使者來西嶽採松云萬年佳名雖自好何不長孝
天師大奇之父沒渡江至句容因家焉家世自祖父
以上俱業醫至用文益精其術洪武中以薦入太醫
院院判戴原禮者名醫也他醫罕有當其意者見用
文獨心喜之為言於帝授御醫永樂中待仁宗皇帝
於東宮常問用文攝生之要對曰在養正氣又問卿
醫效輒緩云何對曰聖人云無欲速東宮善之帝雅
知用文勤命設宴以勞之又命工部營邸第以居辭
不受二十二年用文疾且革手繕錄以進曰臣老病

填溝壑負皇帝大恩伏願清心寡欲善自寶壽以安
天下帝發奏悅歎御筆慰問及卒遣官治墳塋仁宗
卽位贈太醫院使諡恭靖子四叔子忠字主忠尤知
名兼工詩常用文炳亞而成祖遣使問卿後誰可代
卿用文以吳人沈以潛對以潛後亦以醫顯於朝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篤學有志行隱居教授學醫於
金華朱彥修盡得其術嘗謂張仲景傷寒論為諸家
祖後人不能出其範圍且素問云傷寒為病熱言常
而不言變義猶未盡履乃倚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
又謂陽明篇無日痛少陽篇言胸脇滿不言痛太陰

篇與盪乾厥陰篇無囊縮必有脫簡乃合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併中風中暑辨明溯源集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鈞元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生平博極羣書能詩文友畫師夏圭遂工繪常游華山絕頂作圖四十幅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至今傳之洪武初為秦府良醫正卒祀鄉賢後故有叔阿留能解主癖驚叫險絕皆其主之所欲言亦甚奇

丘敏字時勉晚苦耳聾又別號聾齋蘇州人敏居母廢此月生至老猶顛顛未合父早世家落遂從韓先

生伯孫學醫問先世所藏方書輒隨口荅處一室抄
且讀不少休韓先生器之曰王生過我御醫盛寅者
敏先入門下士後致仕居里門憐敏孤貧呼語之曰
吾昔受業於子先人今還授子遂留其館下讀書業益
大進敏治病察脉辨色即能知病所由來投以劑無
不愈者所療治率本東垣丹溪不立異微近效不乘
人之危希厚利不斥言他醫之誤街己名即有效詭
云吾偶中耳醫人治病惟治權貴人尤難炙手翁熱
望影爭馳庸醫閔堂攻補雜下一難也豪門巨室蟻
視平流藥肆著囊尤為簡賤二難也室羅侍媵口恩

鮮曠嗜好多端中氣積弱三難也顧獨無以難敏敏
所至雖豪貴爭以客禮待之所治療又奇中敏固不
以能做他醫他醫卒心服之以為非我所能及也為
人療病五十年積一百十八籍件繫之為藥案敏生
平尤廉介不苟取嘗客劉都御史一富人子饋白金
數十斤囑以閔說立却之曰敏提一藥囊出入都御
史鈴下療病之外他無所預也今顧交通昧賂為富
人囊橐劉公其謂我何劉廉得之益重敏

許神字大章其先嘉興人曾祖宗昇由太醫院醫士
扈從成祖之燕因家焉神少習儒書以家世業醫故

乃殫心醫術術益精弘治五年充官帶醫士正德十
一年選供事御藥房嘉靖元年陞御醫凡奏藥輒有
奇效歷陞左通政既又診療皇太子有功擢通政使
冊立皇太子禮成陞禮部左侍郎明年加工部尚書
二十一年而西苑宮人之禍作時變起宮闈事閔君
父神診視亟用桃仁紅花大黃湯進退念既受朝廷
厚恩如投劑不效當以死報方惴惴待命杲恩間辰
刻進藥未刻帝忽作聲下紫血數升申刻能言又連
進平氣活血藥三四劑帝平復錄神功加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先是神風患脾疾至是大作病間帝遣中

官至紳第傳諭曰若許高書好來者召之來紳問召
力疾往至西安門命輿以入至迎和門中官扶行至
帝前診視進藥承旨乃退越旬日帝賜白金一錠脩
酒醪湯藥復以御製靈符并乘一真人所書符給之
紳自度萬不能起乃輯錄經驗方一部并疏本院官醫
數員以進帝降手勅云覽卿昨奏情詞忠懇甚戚朕
懷卿雖年老疾病人之常有何至遂如所云宜如意
調養目今火旺生土之令必旬日漸平勿生他疑也
兼賜生胃扶真之劑勅名忠愛方又賜白金絲緞米
饌不茹諸物紳聞命感泣比疾革伏枕謂人曰余之

疾暴西苑用藥時驚憂所致悸入心視百藥罔效余
即死得主上萬壽死不恨遂卒帝憐之諭祭九壇諡
恭僖廢一子官生

葛林字茂林錢塘人善小兒醫成化中充太醫院官
初武宗在襁褓一日癘作張太后召林診視進藥一
匕疾愈賜白金綵幣俾與上公宴汪戶部有子患痘
時年二十五矣汪故知醫謂無害林視之默然五日
而足七日而醫林又默然十四日痘盡落汪笑曰林
誤矣林曰其在彌月乎至彌月汪置酒高會并召林
若相誚讓者林視其足底有痘痂隱膚內曰吁其百

日哉百日果暴死汪大驚問故林曰夫痘受形之餘
毒也毫芒未盡皆足以死人是疾初發自腎吾固知
之發之不暢症在必死既知其流於足底故緩而至
百日也汪始歎服楊少師子當暑而驚於之氣且絕
矣林曰無傷也且并可不藥楊曰奈何林曰吾所用
者天上雲耳雲生則凄凄欲雨陰氣舒而陽鬱消以
清利物煮水蒸於上其可瘳乎如法治之及暮兒已
戴前庭累官院判著杏塢秘訣

李莖字成章六安衛千戶善騎射兼精於醫舒有病
頭痛不可忍者雖震雷不聞王珍之曰此虫啖腦也

合殺虫諸藥為末吹鼻中虫悉出病愈浙有病痿不能行者王曰此疾在腠理非僅僅藥劑能奏效乃熬藥二桶置缸中俟稍濕令病者坐缸內次第洗之半晌汗大出立愈一孕婦嘔血幾死王診之曰此名子癩依方製劑外家竹溼愈其針灸尤知名兩京號神針李

陶華字尚文餘杭人治疾有奇效一人因食羊肉胸馬瘕結不可下諸醫請方華令服砒一錢諸醫駭堅不肯用投以他藥服不效巫始用華言一服文吐而愈諸醫問故華曰羊血能解砒毒砒得羊肉則不殺

人而向亦得砒乃吐此兩制法也衆始大服華最善
愈奇疾他醫所不能治華治之於傷寒尤精論者謂
張仲景以後一人然為人嗜利慕權勢病家非富厚
巨室不能致人以是少之

薛鎧字良武蘓州人少為邑諸生兼工醫所治病必
本五行生尅不沾沾按故方著書甚多惟保嬰撮要
最行世私治間徵入太醫院子已字新甫尤精方術
正德中遷御醫擢南京院判嘉靖中進院使著家居
醫錄十六種人多傳之

閩漢鄉松陽人以醫名括蒼蔣仲良左目為馬蹄所

臧踏睛弩出如挑他醫曰絲絡損法當替漢卿笑封以
神膏越三日目如初武城男子病胃痛不可忍奮擲
乞死漢卿以藥納鼻竅中俄噴出赤虫寸許口眼悉
其痛旋止東白馬氏婦有娠歷十四月不產厄瘠且
黑漢卿診之曰中妖下之藥有物有金魚永康應某
腹疾恒痾僕行漢卿解衣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
大如臂刺其一若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加以按摩
疾遂愈長山徐媪遭癘疾發時手足顛掉羸裸奔走
或歌或牽曳如木偶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愈虎林
王氏女生瘰癧環頭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滲出趣

就木矣。漢卿為剔竅母餘悉以火次第烙數日盡結
痂痂脫瘡愈烏傷陳氏子腰有古捫之如巽或以為
奔豚或以為癥瘕漢卿診之曰不然腸離也用針燔
之刺入腹三寸許膿隨針迸出有聲愈諸暨黃生背
曲須杖行醫皆以風治之漢卿曰血滿也刺兩足崑
崙穴頃之投杖去其捷效如此

張順字養正吳人醫名吳中中年以瞽廢順為人肯
直負氣岸雖兩目瞽猶閃閃如巖下電周文襄忱鎮
撫三吳尊貴甚顧獨賓禮順所譚說侃侃無有拘順
治疾以保護元氣為主多用參朮著奇效在御史病

痰氣短頤曰此之謂支飲法當汗汗之愈長洲王如
器病傷寒他醫謂熱症頤曰是極寒法當用附用附
亦愈高都御史尚達患久咳或以為感冒或云肺癰
頤曰胃氣傷正氣損似外感而實非投之補劑瘥頤
又能預到年月日立決人死生李百戶慶患嘔血諸
醫咸在頤後至問曰諸君以為何如皆曰未死也頤
曰諸君好為之吾去矣去數十步慶死北客計其患
痰火客素善飯頤曰是殆不可為客大怒斥頤為妄
言越半月客果卒其奇中多此類然頤所療病實有
出人意者一人患羸疾羣醫爭用三白湯頤至亦

用三白湯其家大曰前數用之卒不效奈何顏白子
勿言姑試之付服而愈卒亦不解何故也

晏傑字汝奇武進人世業醫傑更博通書烏巢竈占
經子平家言及精金丹內外術正德中掌院李宗周
薦傑等八人入御藥房或有毀傑庸醫者適帝病喉
痺令試之一服而愈帝笑言人所謂庸者顧如是邪
遂得棄帝一日射獵還感血疾及幸虎園虎騰蹕驚
帝傑投藥輒愈每愈帝一疾輒進傑一官前後賜傑
綵幣白金無算帝所遊傑未嘗不從至常枕傑卧三
拜遷院使帝欲南巡傑固諫繼以泣帝怒遂不得從

行帝南還。徵臨濟夜夢見傑。召之。帝見傑。而泣。傑亦
泣。從還至通州。江彬請帝復幸宣府。時帝疾甚。傑私
謂諸大臣曰。但於上脉。幸可及還。而若至宣府。脫有不
諱。吾與公等有死所。耶。奄然之。乘間說帝。帝意動。未
行。彬同時從傑問帝疾狀。傑詭曰。帝尋愈矣。駕還
京。帝崩。江彬誅傑。亦數仕去。傑既老。家居。不復為
人療病。云。三親故有奇疾。或施醫而不能活者。時以
茲傑聞。欣然一往。至則病疾愈。居。果誦說。老莊。輒
飄飄有遺世獨立想。自署為陽谷神。谷者。谷神。或曰。
陽谷。東海仙木。結廬處也。歲時來。臘與里門。故薄雅。

歌彈基飲食意其相娛樂酒酣耳熱輒出帝賜彪虎
裘以示人曰此先皇帝所以被老臣也又出寶刀以
授其環摩挲久之曰是名補春刀亦往年賜物矣老
矣無能為也已置刀歎息泣下沾衣遂罷酒久之卒
子希孟舉進士官給事中

汪機字晉之祁門人越國公華後也父涓以醫名機
少悉邑諸生試舉不利父命之曰汝不用范文正公
有書大丈夫不為良相即為良醫倉公扁鵲皆能活
人何必仕道為也機悟棄而學醫先是其母病頭痛
酒此千餘拜他醫雜治不效至是機以藥進母立愈

或晚年三得疾亦三起米機太喜旬資益研究軒岐
家言以治疾無不奇中亦入病咳痰咯血機於之曰
此病屬脾肺腎三經熱則傷肺勞傷脾脾為肺母
母病由于愈傷者勞傷腎腎為肺子子傷而母愈傷
法當用增減清暑益氣湯以米麥三錢為君或曰明
醫雜著亦云此病喘嗽而誤服人參者多不治斯
言謂何機羨應曰醫者意也人參雖溫雜之他藥中
必反為他藥用血藥引之則從血氣藥引之則從氣
味之熱則熱佐之寒則寒藥無定性顧所用何如毋
從混者方也服其劑月餘果愈一人病吐瀉米米不

入口者七日自掃必死時方仲夏機診之脉八至而
數曰是宜以暑治其人家索封或以暑從何入難之
機曰裏埋不岳者遠行勞倦動而得之為傷熱高堂
太裏靜而得之為傷暑此正合靜而傷暑之說但暑
邪在表宜用溫熱暑邪深入宜用清涼遂以人參白
朮湯進先服少許良久始盡一杯三服後減去石膏
知母加人參至四五錢一月後平復如初一人病痢
晨起黃狗在前則瘕瘕朴地良久甦機曰晨陽分狗
陽物黃注色胃屬陽注虛刺木火所乘又諸脉皆屬
然目眩目擊異物法當實胃瀉肝遂以參耆歸朮陳

皮種麴茯苓麥冬荆芥飲半月蘇乃安一婦病發狂
機曰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胃與大腸也忍饑過勞
胃傷火熾延及心神脾意擾亂法用獨參湯加竹瀝
飲之瘳他所治俱此類家居祁門石山南里人呼為
石山居士其徒周臣許忠輯有石山醫案所著有重
集珠訣刊誤內經補註本草會編諸書

李育大字汝化杞縣人少為諸生因母病徧覽方書
大悟遂去學醫可大醫以奇勝不沾沾泥古方一婦
年四十餘大梅指忽腫因僵仆不能起可大診之此
月信至而道為冷水觸也用當歸甘遂湯愈一婦產

後決喘醫云產後戒服參可大曰此孤陽絕陰也非
服參不可加蘇木為湯飲之喘立止又可大診脈能
知人昔為高軒鄭拱里居聘可大治疾決其旬日間
當大拜後果驗於是李可大醫名籍籍大河北間
尋入太醫院授修職郎朱錦衣子甫一歲晝夜啼不
止可大隔戶聞啼聲曰啼而不哭痛也用桔更調乳
膏灌之兒乃不啼老婦有年七十餘中酒氣絕者其
子以為已死趣就亦矣可大至急止之曰吾能起若
毋取井泥塗老婦心坎上用黃連葛根湯飲之果甦
於是人愈籍籍以可大為能起死人可大曰吾非能

起死人也彼症自非死法耳李進士病虛損且患病
幾痛異常可大用人參五靈脂治之他醫曰二物相
畏奈何可大曰不用相畏而後能相使乎藥下果愈
諸生董養性發熱口乾久之咯血醫家以為虛可大
診之曰君麻結執鬱症非虛也用紫蘇子香附益智散
服而愈董大奇起終身學醫為可大弟子他若甯縣
尉病傷寒可大投以附子愈鄆陵陳知縣亦患傷寒
乃用竹茹犀角湯雜果亦愈陳後巡按河南追思可
大欲有以酬之而可大則既卒矣蓋至今中州人往
往稱李御醫云

廖希雍字仲淳常熟人為人電目戟鬚如世所畫利
人矧俠者能詩歌及醫案書審國家治亂消長之故
熟於西兵格闘其所以為勝負之端恒與客談說古
今揣摩戰陣風發泉湧大聲雍然欲壞堵屋又工形
家言尤精醫善本草之學以為上古三墳書其未經
秦火者獨本草耳神農本草經朱氏譬之六經也名醫
增補別錄朱墨錯互譬之註疏也本草以經之別錄
以緯之鑽極沈研剖剝理解著本草單方一書摘抉
軒岐未發之秘東垣以果未之有也希雍以醫名世
歷四十年所全活人無算然生平經濟實不盡於醫

每當酒酣再熱輒慷慨大言傳稱上醫醫國三代而
下諸葛亮之醫漢王猛之醫秦比其選也以宋事言
之熙寧之法泥成方以生病者也元祐之政執古方
以治病者也繼述之小人不診視病狀而強投以烏
頭狼毒之劑則立斃而已其立論如此僑居長興後
從金壇老焉苑塋宜興山中

陸琦字雲襄錢塘人宗頊初武科精於醫婦鄭氏
昨疾惛惛不辨人事夜見一紫衣年少者繞床言明
且陸先生來贊明父延琦至婦聞陸姓則大驚而持
匙去輒如故如是者數矣一日琦來父告以故琦亦

微醺授筆書陸琦在池命懸床半桌遂絕振甲患嘔
血每秋脈發發則委頓昏啞諸醫以為血症琦診之
曰此肺有積垢也必藥吐之出一血塊頭足背具端
端然動則視去耳琦曰子豈悞使土亦肺院中邪甲
乃悟向者墮水昏絕及甦端蓋泥沙膏以此時入也
孝民記市痺腹戎如赤諸醫以食積治琦曰不然此
蜘蛛蠱也摘網蛛煉藥吞之即愈南村有老翁入山
採藥獲一石此澤可愛疑之忽僵仆同行者莫知其
由時診其脈曰中毒矣取大鏡置床下昇老翁其上
蒸餅碎數餅煎蒸之移時而醒為言觀石之故人以

琦為神醫婦張氏病熱北日胎氣上衝目暝牙剛脈
與翔娘遊使母按其腹炙手如火琦命取山泥和井
華冰泥腹正厥燥裂類湯泥熱氣漸消孕竟無恙琦
於方書自素難以來無所不讀讀一過輒終身不忘
歎其治病多神解非僅以按方投藥為能也性冲淡
終身無怒容中未嘗言及過矣其內行修整更多隱
德父病判血告夫願以身代出遇夫婦相持而哭者
聲甚哀前長將訣嫁以供道稅亟歸取室中簪珥代
償夫婦獲完隣婦少寡琦視病往來其家一日婦稱
病危送之密室批以情琦曰君子豈以算冥墜行哉

拂衣而起後召勿復往

張介賓字景岳紹興山陰人父福定西侯客介賓年
亦四即從游京師時金臺石工醫術介賓就之學盡
得其傳以為今人以血氣臟腑寒熱言陰陽此皆後
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
耗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
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劉東垣論脾胃
之火必務溫養救正實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
寒涼之弊又復盛行乃手註本草以蘭之特詳於參
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為雜應之術假

藥倚以俾中措，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措之為害，獲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為害，獲制之以措。若此者，以藥治藥，猶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邪哉！其為人治病，第方重劑，莫不應手。震然牛時，謁病者，竊羨其門，沿過大節，皆厚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義，方家翻林，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又以癘病如應敵，作新坊八陣，為執畧以破之。介賓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遠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以此疑聲也。不出五年，遂其危乎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

夜觀乾象宮車殆將宴駕天下從此不孔矣未幾神
宗崩介賓遂返越又二十年始卒同時有趙獻可字
養葵定海人與介賓未嘗相見亦以養三焦之火為
言所著醫貫徃徃與之相合

論曰自漢以來五行休咎穿鑿博會已極好事者群
竊其餘緒以譁世誣民孔子不語怪神良有以也如
光統家言竇鄙俚無足道學士大夫窮於其說輒大
惑不解時君嗜好偏入而不察即事變煩興其大
者至有關於宗社存亡生民理亂之故如張中表瑛
皇甫神和全寅等為之徒皆其人也漢黃之術本以

察不然素問難經靈樞經亦豈堪盡信至於單方
秘授為害更深往往可鑒而寒熱辨洩之劑庸醫亂
投亦未嘗不以人命為疣得也故必其人明理慎行
講求有素若滑壽純雖德將用文丞敬陸琦張亦實
諸人庶幾可與嘗試矣雖然亦豈易得也哉